

铁足大鼎铭文中的一幕燕国“闹剧”

铁足大鼎也称“中山王鼎”，20世纪70年代出土于石家庄市平山县战国中山王厝墓，是著名的“中山三器”之一。所谓“中山三器”，包括铁足大铜鼎、夔龙饰刻铭铜方壶、夔龙饰刻铭铜圆壶，三件器物造型端庄，华而不艳，古朴深沉，以长篇铭文著称于世。

据鼎铭得知，此鼎为奉祀宗庙的礼器。铭文对中山国历史进行了反省式记述与回忆，大意是说：此鼎铸于中山王厝十四年，刻铭斥责燕国国君哱，受其相邦子之迷惑把王位让给子之，以致齐伐燕时国破身亡；颂扬相国司马卬谦恭忠信，辅佐少君率师征燕，扩大疆土数百里，占领城池数十座；告诫嗣子汲取吴国吞并越国，越国又覆灭吴国的教训，不要忘记周边敌国时刻威胁着本国安全。

燕王哱禅位、子之称王，是战国历史上影响重大的事件，为什么说这是一幕“闹剧”呢？



铁足大鼎铭文拓片

战国青铜器长铭之最

铁足大鼎出土于中山王厝墓西库，同时出土的9件列鼎中，该鼎是首鼎，也是我国迄今发现最大的铁足铜鼎。此鼎通高51.5厘米，最大直径65.8厘米，铜身铁足，圆腹圜底，双附耳，蹄形足，上有覆钵形盖，盖顶有三环钮。鼎的周身刻有铭文469字，共计77行。众所周知，西周宣王的毛公鼎（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）铭文多达497字，为金文篇长之最。东周晚期进入战国时代，铜器铭文多为短篇，字多者十几个字，少者

几个字。“中山三器”却打破了这一纪录，铁足大鼎铭文多达469字，仅次于毛公鼎，创下战国时期青铜器长铭之最。铜鼎铭文，笔画瘦硬劲挺，纤细工致；用笔圆转飘逸，字形修长；结体取纵势，疏朗宽松。从布局看，铭文章法随势附形，排列整齐。另外，铭文线条刻画生动，曲直有度，方圆皆备，显示出得心应手的镌刻技巧，使通篇铭文产生出强烈的韵律感。可以说，“中山三器”中尤数铁足大鼎的铭文最为精美。

君臣易位的“闹剧”

大鼎铭文中提醒后世子孙引以为戒的“燕王哱让位于相邦子之”，是一桩著名的战国故事。当时，燕国在众多诸侯国中只是个不起眼的小国，由于国力弱小，北受蛮夷压迫，南受齐、晋欺凌，生存环境极其恶劣。燕王哱即位后，奋发图强推行变革，试图改变现状。大臣子之善于揣摩燕王心思，谄熟官场阿谀奉承之道，深得燕王欢心，被任命为相邦。说起来，子之这人确有些才干谋略，但是野心太大，官居相位还不满足，又开始觊觎王位。善良重义、兴国之心的燕王哱，只看到了子之的才干，对他没有丝毫戒备之心。

子之与苏秦、苏代兄弟关系很好，又有姻亲。一次，苏代出使齐国后来到燕国，燕王哱问他齐王有没有称霸的可能，苏代说没有。燕王哱问原因何在，苏代答道：“齐王对大臣不够信任。”燕王哱闻听此言更加信任子之，自己甘居幕后，让子之主持朝政。作为答谢，子之送给苏代百金。

子之主持朝政后不久，大臣鹿毛寿公然站出来对燕王哱说：“您不如把君位让给子之相邦。人们之所以称赞尧为圣君，是因为他想把天下禅让给许由。最终，许由没有接受，尧不仅未失去天下，还享有了礼让天下的美名。您如果把国家让给子之，相信子之一定也不敢接受，这样，燕王就具

备了与尧相同的品行。”鹿毛寿这番话中有两个论点：一是从“许由不受”可见“子之必不敢受”；二是人们之所以称赞尧为圣贤，是因为他想禅让许由。大王若禅位于子之，就具备了和尧一样的德行。且不说“许由不受”与“子之必不敢受”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，将尧的圣名仅仅归结于“禅让”，简直称得上诡辩！可是，这番逻辑不通的说辞，还真就把燕王哱给忽悠了。也许，燕王哱太想让燕国强大起来了，所以心甘情愿让位于贤者。

鹿毛寿之后，又有人以“禹假意传位伯益”之事，劝说燕王哱珍惜禅让美名，将官吏任用权交给子之。燕王哱还真就把俸禄300石以上官吏的印信全部收上来，交由子之重新任命。子之南面称王，燕王哱因为年老不再处理政务，反而成为臣子，国家大事一概由子之裁决。就这样，天真的燕王哱一步步落入子之设下的圈套，被一伙政客合伙耍弄了。

公元前316年，燕国举行声势浩大的禅让大典，燕王哱将王位禅让给相邦子之。“子之称王”堪称战国历史上一幕影响重大的“闹剧”，燕王哱为了成为尧舜那样的圣明君主，不切实际搞禅让，既祸乱了国家，自家也惨遭不测，事与愿违地导致了一场家国悲剧。

“克敌大邦”铸重器

铁足大鼎铭文中提到的另一个著名历史事件是“齐伐燕”。子之掌权，引起太子平和燕国贵族的不满，他们联合将军市被，向齐国发去求援书。齐国君臣在得知邻邦燕国正面临一场内乱时，知道趁火打劫、浑水摸鱼的时候到了。齐宣王主动向燕太子平示好，表示愿以举国之力帮他攘除奸臣以复国夺位。

公元前314年是子之为王的第3年，太子平和将军市被率领数万军民向子之所在的蓟城（今北京西南部宣武门至和平门一带）发起猛烈进攻。可是，子之早有准备，布下天罗地网。几个月下来，太子平率领的军民殉难达数万人之多。在太子平最需要齐宣王兑现诺言时，齐宣王却按兵不动，坐山观虎斗。这时候，儒家学派代表人物、思想家孟轲看不下去了，劝告齐宣王说：“现在大王解救燕国臣民于水火的时候到了，他们必然箪食壶浆以迎王师。若是累其子弟，毁其宗庙，趁火打劫的话，万不可取。天下固然畏惧齐国的强大，但大王若背信弃义不行仁政，无疑是给了列国一个攻击齐国的借口啊！请大王立即下令，出兵燕国，尽早制止暴乱，安定邻邦，与燕国臣民商议，拥立新君，是为正道。”可惜的是，孟子这番苦口婆心的话，齐宣王一句也听不进去。等到太子平被杀，燕国持续动乱，子之与反对他的势力两败俱伤后，齐国终于派出匡章带领大军进入燕国，烧

杀抢掠、无恶不作，给燕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。齐军将燕王哱、子之等人统统杀害。然后，将燕国的珍宝装了一车又一车，当作战利品，踏着燕国军民的血泪回国。

“中山三器”出土后，通过研读铁足大鼎铭文，由“今吾老耄，亲率三军之众，以征不义之邦，奋桴振铎，辟启封疆，方数百里，列城数十，克敌大邦”可以进一步得知：中山国相邦司马卬也率师参加了伐燕，并夺地数百里、城数十座。中山国版图由此得到极大扩张，国力进一步上升。而且，“克敌大邦”得胜归来的中山人，还将掠取的“吉金”铸造成60公斤的铁足铜鼎和近30公斤的夔龙饰铜方壶，并于次年相伴王厝去世，随葬地下。与以上两件“重器”同时随葬的，还有继任中山王命人新铸的一批青铜器，夔龙饰刻铭铜圆壶即为其中一件。

中山伐燕取得的胜利，让中原各国刮目相看，各诸侯国纷纷递来国书，曾经被人鄙夷的中山国，瞬间成为众人瞩目的国度。正如清人王先谦所著《鲜虞中山国事表、疆域图说补释》所言：“（中山国）错处六国之间，纵横捭阖，交相控引，争衡天下。”此时，战国中山国力达到鼎盛，疆域北自河北安新县经徐水向西到燕长城，南到今河北赞皇、高邑一带，西到太行山麓，东到河北衡水，成为战国时的强国之一。

先王训诫入黄土

版图扩张后的中山国像一颗钉子一样插进赵国版图，把赵国拦腰折断，南北不相连。当时，中山国控制的太行山要塞井陘和鸦之塞，是联系赵国太行山以东的邯郸地区和以西的晋阳、代地的重要枢纽，严重阻碍了赵国的战略行动。因此，中山国的迅速崛起，让赵国的赵武灵王寝食难安。如果说中山国原来对赵国只是一种隐患，那么伐燕之后的中山国，则是赵国的腹心之患，成为赵国实实在在的威胁。

中山伐燕后不久王厝薨逝，他对后世“念之哉！子子孙孙，永定保之，毋替

厥邦！（子子孙孙永远保持警惕，不要国破家亡）”的谆谆教诲，也随铁足大鼎等国之重器埋入黄土。继任的中山国君完全丧失忧患意识，毫无改革进取之心，宠信奸佞、不恤国政，使得该国政事败坏，国力大幅下滑。趁此良机，赵国从公元前305年开始持续进攻中山，用了整整10年时间，最终将其击溃。公元前295年，中山国都城灵寿沦陷，国王姬尚被俘虏，随即被流放到肤施（今陕西省榆林市南部）。至此，强盛一时的中山灭亡。

据《燕赵晚报》